

中國地方志集成

省志輯·山西 ⑦

雍正山西通志(五)

鳳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



雍正山西通志(五)



(清) 覺羅石麟 纂
(清) 儲大文 修

山西通志卷第一百八十八

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覺羅石麟奉

旨修輯

藝文五 狀一

唐

中書令汾陰公薛振行狀

楊炯

高祖德魏給事中黃門侍郎御史中尉散騎常侍直閣輔國
二將軍齊州刺史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華州刺史諡曰簡
懿曾祖孝通魏中書黃門二侍郎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侍
關西道大行臺右丞常山太守汾陰侯贈車騎將軍儀同三
司齊鄭二州刺史祖道衡齊中書黃門二侍郎隋吏部內史
二侍郎上開府儀同三司陵邱潘襄四州刺史襄州總管司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八 藝文 一

隸大夫皇朝贈上開府臨河縣開國公父收皇朝上開府兼
陝東道大行臺金部郎中天策上將軍府記室參軍文學館
學士上柱國汾陰縣開國男贈定州刺史太常寺卿諡曰獻
河東郡汾陰縣薛振年六十二字元超狀昔者唐堯之協和
萬邦也有若四岳之敬順昊天歷象日月虞舜之慎徽五典
也有若八元之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夏禹之分別九州也有
若咎繇之謨明弼諧允迪厥德殷湯之南征北怨也有若伊
尹之格於皇天姬文之受命作周也有若說叔之聞於上帝
自唐虞而列考及秦漢而無譏元自必藉於股肱方隆太平
之化賢者必待於明主克致崇高之業若夫駟六龍驅馳
七聖斟酌元氣財成天道者其惟聖人乎宏闡大猷發揮神
化匡正八極卓成兆人其惟良宰乎我大唐之建國也興若

神堯明揚側陋文王叶于朕卜迎太公於渭水高宗求於朕
夢得良弼於傅巖若歲大旱以爲霖雨若濟巨川以爲舟楫
者也公舍天地之間氣依日月之末光能備九德兼資百行
探賾索隱極深研幾翬亂之際蓋言竭道詞賦之間已成王
佐年六歲襲爵汾陰男十一太宗召見勅宏文館讀書十六
爲神堯皇帝挽郎十九尚和靜縣主高宗升儲之日也勅公
爲太子通事舍人二十二除太子舍人高宗踐位詔還朝散
大夫守給事中二十六年尋拜中書舍人宏文館學士三十
二丁太夫人憂去職起爲黃門侍郎固辭不許脩東殿新書
畢進爵爲侯公致瘠過禮多不視事出爲饒州刺史上夢公
徵爲右成武務四十復爲東臺侍郎是放也放李義府于叩
筆舊制流人禁乘馬公爲之言左遷簡州刺史歲餘上官儀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八 藝文

二

伏誅坐翰墨往來徙居越嵩五十三赦還拜正諫大夫五十
四遷中書侍郎尋同中書門下三品兼檢太子左庶子五十
九遷中書令車駕幸洛陽詔公兼戶部尚書與皇太子居守
俄以風疾不視事高宗崩與疾往神都抗表辭位至於再至
於三詔加金紫光祿大夫仍聽致仕以光宅元年季冬旁死
魄薨於洛陽里之私第嗚呼哀哉公地藉膏腴姻連戚里鼎
湖長往拜卿子而爲郎金勝洞開徵列侯而尚主遂乃彈冠
簪仕策名委質叩天門於畫闥攀鳳翼於紫宸凡升右轄者
一年居外轄者兩部四遷門下二入中書用能燮理我陰陽
經緯我天地鹽梅我寶鼎樑棟我宸極理百官而察萬人平
邦國而和上下借如風后天老左右軒皇蕭何曹參謀猷漢
室未有一心事君四十餘年參兩宮而出入歷三臺而陟降

合其道也大鑿縱其鯢鵬遇其時也名山出其雲雨功成輔
弼德邁幾深星象不倦方踐中台之位山川並走竟遊東岱
之魂天不慈遺民將安仰越翼日詔贈光祿大夫使持節都
督秦成武渭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餘如故賜物四百段米
粟四百石東園秘器凶事給儀仗至墓所往還司賓卿監護
璽書弔祭別降中使賜欵衣一襲雜物百端又詔陪葬乾陵
依故事也公襲封之年也受左傳於同郡韓文汪至天王狩
河陽乃廢書而嘆曰周朝豈無良相何得以臣召君文汪異
焉神堯皇帝婕妤河東郡夫人公之姑也每侍高宗詞翰高
宗嘗顧曰不見婕妤好經數日便謂社稷不安其見重如此上
幸溫泉射猛獸公奏書極諫上深納焉後因閒居謂公曰我
昔在春宮與卿俱少壯光陰倏忽已三十年往日思臣良將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八 藝文

三

索然俱盡我與卿白首相見卿歷觀書傳君臣共終白首者
幾人我觀卿大憐我我亦記卿深公感噫稽首謝曰先臣早
參麾蓋文帝委之以心膺臣又多幸天皇任之以股肱誓期
殺身報國致一人於堯舜伏願天皇遵黃老之術養生衛壽
則天下幸甚賜金二百鎰公有事君之節也不亦忠乎每讀
孝子忠臣傳未嘗不慷慨流涕以爲帝舜非孝子朱雲非忠
臣客有識之者曰寧有揚君父之過而稱忠孝者哉太夫人
薨公每哭嘔血杖而後起上見公柴毀泣曰朕遂不識卿卿
事朕君父一致遂至於滅性可謂孝乎中書省有一磐石隋
內史府君常踞而草詔及公揮翰躍鱗每見此石未嘗不泣
然流涕公有立身之道也不亦孝乎其年脩晉史筆削之美
爲當時最孝敬崩詔公爲哀冊上行幸九成宮勅皇太子赴

行在所置酒別殿享王公以下時太子英王侍皇帝酒酒酣
公獻壽曰天皇合易象乾將三男震坎艮今日是也上大悅
百官舞蹈稱萬歲賜雜物百段銀鏤鍾一枚吐蕃不庭詔英
王爲元帥總戎西討公賦西征詩一首上稱善嗟嘆者久之
因代英王屬和御筆繕寫朝以爲榮公有屬詩之美也不亦
文乎黃門侍郎上疏薦高智周任希古郭正一王義方顧徹
孟利貞等後皆有重名歷登清貫及兼左庶子又表鄭祖元
沈伯儀賀觀鄧元提顏強學崔融等十人爲學士天下服其
知人公爲右成務獻封禪書及平夷策上深納焉或有抵罪
者同類數百經赦令獄官評連年不決竟以死論公上疏陳
其濫詔百寮廷議獄官及諸宰臣未有所決公酬對如響衆
咸服焉上嘆息曰幾令我殺無辜之人百寮莫不震懼又上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八 藝文

四

疏陳請備塞垣未幾而匈奴背誕公有神通之鑒也不亦明
乎儀表魁傑鬚眉若畫身長七尺四寸望之儼然喜愠不形
於色雖至於近習左右胥徒僕妾莫不待之以禮公有行已
之方也不亦恭乎牧饒州六年以仁明馭下鄴陽北岡上忽
生芝草一株郡人以其爲善政所感共起一舍號曰芝亭因立
碑頌德公有馭人之術也不亦惠乎在刑部十餘載沉研易
象帝編三絕賦詩縱酒以樂當年有醉後集三卷行於世公
有安和之德也不亦康乎上初覽萬機公上疏論社稷安危
君臣得失上大驚即日召見不覺膝之前席歎曰覽卿疏若
暗室而照天光臨明鏡而覩萬象此後寵遇日隆每軍國大
事必參謀帷幄在中書獨掌機務者五年出納帝命口占數
百上口使卿長在中書一夔足矣大駕東巡詔公驂乘上曰

朕之留卿若去一目若斷一臂關西事重一以委卿因賜物百段公有社稷之勲也不亦盛乎若夫有官功者賜其官族有大行者受其大名公叔列國之陪臣猶安社稷黔婁匹夫之介節不忘仁義古今以為通訓書籍以為美談况乎輔佐明君寧濟天下生死無二始終若一業高於六相道貫於五臣其生也榮同心比於周召其死也哀陪葬均乎衛霍豈使易名之典不及於會同賜謚之文不傳於終古門生故吏願述德音博士禮官佇聞清議是則鍾繇之策降於皇魏之年王導之疏寢於中興之日垂拱元年四月四日故中書令汾陰公府功曹姓名謹狀文昌臺考功竊聞生為貴臣車服昭其令德死而不朽謚號光其大名今謹按故府主中書令汾陰公贈秦州都督薛元超以王佐之才逢太平之運撫綏萬國康濟兆人力牧輔軒皇未為盡善畢陶佐大禹猶有慙德名遂身退生榮死哀羽父之請魯君抑惟舊典衛侯之謚文子庶幾前列謹上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八

藝文

五

兵部尚書代國公贈少保郭公行狀

張說

公名震字元振本太原陽曲人也大父任相州湯陰令時居於魏公少側僚廓落有大志儀冠雄傑身長七尺美鬚髯十六人大學與薛稷趙彥昭同業時有家僕至寄錢四百千以為學糧忽有一人縋服叩門云五世末葬棺柩各在一方今欲齊舉大事苦乏資用聞君家信至頗能相濟否不問姓名以車載去一無所留深為趙薛所誚公怡然曰濟彼大事亦何誚焉十八擢進士第其年判入高等時輩皆以校書正字為榮公獨請外官授梓州通泉尉至縣落拓不拘小節嘗鑄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八

藝文

六

錢掠良人財以濟四方海內同聲合氣有至千萬者則天聞其名驛徵引見語至夜甚奇之問蜀川之跡對而不隱令錄舊文乃上古劒歌其詞曰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煙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煅煉凡幾日鑄得寶劒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咨嗟嘆奇絕琉璃玉匣吐蓮花錯鏤金環生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曾親近英雄人何自中路遺棄捐零落漂淪古獄邊雖復沉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則天覽而佳之令寫數十本遍賜學士李嶠閻朝隱等遂授右武衛曹右控鶴內供奉尋遷奉宸監丞屬吐蕃請和親令報命至境上與贊普相見宣國威命責其翻覆長揖不拜瞋目視之贊普曰漢使多矣無如公之誠信遠近疆界立談悉定因遺金數十斤而還公悉以進上奏言揣彼上下之情人倦其隸役久矣咸願早和大將論欽陵不爭四鎮獨不欲耳但國家每歲不絕其使而欽陵常不稟命自然彼蕃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廣舉兵徒難矣斯乃用間之微旨也必可使其上下俱懷猜阻矣則天甚然之無何吐蕃君臣果相疑貳遂誅欽陵第贊婆及其兒子莽布支並來降公聲名籍甚授御史加朝散大夫還主客郎中吐蕃與突厥連和大入河西破數十城圍逼涼州節度出城戰殺蹂躪稼米斗萬錢則天方御洛城門酺宴涼州使至因輟樂拜公為涼州都督兼隴右諸軍大使調秦中五萬人號二十萬以赴河西公至涼州吐蕃素聞威名相謂曰我贊普猶懼吾輩何可敵乎相率而去公收合餘衆繕脩城壁施法令屯田一

年而復公之功也公以涼州西拒吐蕃北有突厥久示其弱未揚天威因徵隴右兵馬一百二十萬號一百萬集於涇州營幕千里舉烽號令時宗楚客為相素與公不合令人告變則天惶懼計無所出狄仁傑魏元忠韋安石李嶠宋璟姚崇趙彥昭韋嗣立張說二十五人抗表請保如公有異圖並請身死籍沒則天由是稍安兵既大集人又知教分兵十道齊進過青海幾至贊普牙帳贊普屈膝請和獻馬三千匹金三萬斤牛羊不可勝數公大張軍威受其蕃禮而還既服西戎震威北狄突厥獻馬二千匹所獲涼州人士皆放歸塞上從此方鎮肅清蕃落畏慕令行禁止道不拾遺凡所規模制作率為後法河西隴右十餘處置生祠堂立碑頌德開立均等為其文尋有詔許入朝公素無第宅寄居友人之舍候數人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八

藝文

七

朝忽有人馬前送狀問絨前人已去狀中唯有物數而無姓名便於樹下獲驃馬二十餘疋帛三千疋公曰豈非太學請葬之士乎因以買宅居止薛稷趙彥昭聞之皆嘆嘆良久景龍年中宗楚客韋處訥等潛結朋黨憎功害能授公驍騎大將軍兼安西大都護四鎮經略使金山道大總管時烏質勒久恃眾倨傲不屈朝廷縱兵遠掠道路不通公以眾寡不敵難以力制因率麾下數十騎徑入部落烏質勒大出兵衛出迎望見公威容端毅風威若神不覺屈膝因而下拜公宣國威命抗聲與語自朝至暮雪深尺餘竟不移足質勒頓拜伏語畢歸帳相去二十餘里質勒久立雪中倉卒疾發是夜暴卒其嗣子娑葛集諸將曰漢使殺我君父今須復讐大舉兵眾將追殺公聞質勒死延明素服來弔道路相逢兵圍數匝

娑葛見公忽來未之敢逼但言衛護漢使公至其帳下大哭流涕因誨定其嗣蕃人大喜留數十日助其葬事娑葛獻馬三千疋牛羊十餘萬移居千里西域無事道路肅清諸蕃聞之遣使歸降者十餘國時人語之曰郭元振詭殺烏質勒知娑葛與闕瓘有讐奏請移於瓜州制從之會中書令宗楚客受金遂寢其事公具以狀聞楚客特勢囑請召公將陷之公不從又奏請斬楚客清蕃落時韋庶人竊弄國權中宗竟不之省也初安西有毒河源遠在葱嶺西北河岸百步人畜踏之者輒死公威震西域所向無不從者因驗圖經知其源率兵三萬人歷于闐康居大食等十餘國所過之國令供資糧仍署其國王為左右總管率兵前進北至葱嶺牙帳前十二國王兵百萬餘其河源上有大樹高千尺餘垂陰數頃大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八

藝文

八

軍至日有黃龍繞樹以口吐毒氣而拒官軍三軍悉觀焉公手書操檄文令左拾遺張宣抗聲讀之畢黃龍解樹而下公率諸軍誅之數日方倒聚而焚焉河源且絕數十里內悉為良田在安西十餘年四鎮寧靜韋庶人知政屢徵不至因下偽詔令侍御史呂守素中丞馮家實相繼巡邊欲將害之未及皆為娑葛等諸蕃劫殺之睿宗即位徵拜太僕卿勅至之日舉家進發安西士庶諸蕃酋長號哭數百里或務而截耳抗表請留因給之而後即路其至玉門關也去京州八百里河西諸州百姓蕃部落聞公之至貧者携壺漿富者設供帳聯綿七百里不絕公旌節下玉門關百姓望之宛轉叫呼聲動巖谷自朝至暮傳呼至京州京州城中男女在衢路並歌舞出城咸言我父至矣通夜城門不受禁制都督司馬逸客

聞之謂公近矣陳兵出迎會候騎至云始入玉門關都督嗟嘆良久具狀聞至京同中書門下三品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兵部尚書封館陶縣男依舊知政事尋轉吏部尚書知選舉賜請不行大收草澤睿宗屢下詔褒美後然噉大寇邊拜刑部尚書充朔方道行軍大總管築豐安定遠等城以拒賊路尋加金紫光祿大夫再遷兵部尚書知政事仍舊元帥會太平公主竇懷正潛結克黨謀廢皇帝睿宗猶豫不決諸相皆阿諛順旨惟公廷爭不受詔及舉兵誅竇懷正等宮城大亂睿宗步肅章門觀變諸相皆竄外省公獨登奉天門樓躬侍睿宗問東宮兵至將欲投於樓下公親扶聖躬敦勸乃止及上即位宿中書十四日獨知政事因下詔曰大臣立事夷險不易良相昇朝安危所繫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上柱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八 藝文

九

國館陶縣開國伯元振偉才生代宏量匡時經綸文武今之王佐出入將相古之人傑夙侍宸展瞻咨廟堂思致堯舜以期管樂朕往在儲闈泊登寶位每觀其仗義感激願制凶邪立誠慷慨密陳宏益爾其至矣朕實嘉之頃者梟獍興謀干戈作孽太上皇帝既命朕除討元振又馳奉宸極始則資予為弼終則寧朕問安可謂格於皇天貴於白日元惡既剪庶物惟新昌言是圖朕豈忘舊宜開井邑永誓山河可進封代國公賜實封四百戶物一千段子五品官尋兼御史大夫天下行軍大元帥是歲大徵兵衆閱武驪山兵一百萬號三百萬並奉公節度是日三令之後上將親鼓公慮有大變因畧行禮上大怒引坐簾下紫微令張說犯鱗而諫上乃曰元振有保護大功宜捨軍法流新州未至屬開元元年冊尊號敕

曰元振往立大功保護於朕頃因閱武頗失軍容責情放逐將收后效可饒州司馬未至卒於道時年五十八有集二十二卷文章有逸氣為世所重公少負氣縱橫遺意磊落作尉巴蜀不脩名檢及登朝受任屢使遐方霜明烈心玉立貞節言行忠正居取儉約身體難於皇王致君期於堯舜公務之暇手不釋卷雖子弟家人未嘗見其喜怒前後上事切諫得失十數道俱焚其藁草不以語人故朝廷莫知也睿宗嘗曰元振正直齊於宋璟政理逾於姚崇其英謀宏亮過之矣舊於宣陽里居二十餘年不至諸院馬廐每朝迴對二親言笑歸室儼如也不問家事與狄仁傑朱敬則魏元忠李嶠韋安石趙彥昭韋嗣立薛稷張說等為忘言之友事父母孝聞父受授濟州刺史後以為相奏請解職授銀青光祿大夫濟州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八 藝文

十

尚書祠部員外贈陝州刺史裴公狀 獨孤及

曾祖仁基隋光祿大夫行左光祿大夫皇朝贈使持節都督原州諸軍事原州刺史謚曰忠祖行儉皇朝銀青光祿大夫守禮部尚書開喜縣開國公贈太尉揚州大都督謚曰獻父光庭皇朝光祿大夫侍中兼吏部尚書正平縣開國男贈太師謚曰忠獻絳州開喜縣崇慶鄉太平里裴稹年若干行狀公天姿英拔德宇宏曠顯印公器磊砢高節武庫森戟玉山照人起家以門調補千牛備身歷太子通事舍人太常寺主簿是時萬邦方又獻公當國天子垂衣穆清以有天下而衰職之閭時咨之府公入則竭力出則匪躬外詢輿人以補過

庭之問陰薦多士用宏審官之選既而濟濟俊乂爛盈東閣
邦之得人於斯爲盛畫一之詩作而嘉魚之頌與公之裕疊
也轉京兆府司錄參軍輦轂之大綱轄之劇牒訢浩攘文墨
填委公投刃餘地而大卻斯批若網在綱而衆目不紊談笑
之隙簿領肅如論者知逸倫之足方自此始開元二十一年
忠獻公捐館悵然在疚哀越乎禮會執事者醜正作福怙寵
匿怨乃因喪乘輿將逞憾於我言之如簧上亦投杼公乃街
恤進牘叫閭抗憤危言自明至誠旁感由是宗祏垂祉高天
靈迴恩方照徹神亦悔禍卒令臧孫有加等之禮公業有不
亡之嘆公之克家也服闋授起居郎載筆赤墀書法不隱開
元二十四年三庶人以罪廢事出宮闈變生飛語時壽王以
母寵子愛議者頗有奪嫡之嫌道路惘然朝野疑懼公乃從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八 藝文 上

容請問慷慨獻諫上述新城之殷監下陳戾園之元龜謂興
亡之由在廢立之地天子感悟改容以謝因命詔以給事中
授公公曰陛下絕招諫之路爲日故久今臣一言而荷殊寵
則言者衆矣何以錫之上善其敏而多其讓乃止不讓尋除
尚書祠部員外郎恪居禮閣休問惟穆濟之畧固爲已任
於時搢紳高義方以青雲期公不弔昊天降此短歷開元二
十九年某月日薨於私第春秋若干君子謂公貂蟬之葉瑚
璣之器壽不及黃耆名不登明堂天其未亡狐趙之勲成宣
之德也非昌其身必大於後果介繁祉有才子四人長曰倩
尚書駕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江西道租庸鹽鐵等使次
曰儼尚書司勳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叅中軍元帥雍王軍
事次曰倚殿中侍御史試守萬年縣令季曰侑太原府榆次

縣尉構厦環材切玉利器價敵三虎族疑八王朝廷褒之方
倚以戎務元年春建辰月肆大雩因命有司錄勲追舊於是
詔贈公諡議大夫猶以禮未超倫位不充德秋八月詔曰贈
諡議大夫裴某操履正純器能溫敏素推令望常踐清班志
業屈於當時風猷悲於既往顧其九嗣久在周行雖禮及前
修以伸追遠而恩霑後命宜有贈榮俾高列岳之班更表重
泉之飾可贈使持節陝州諸軍事陝州刺史禮也公天機超
邁雅有大畧氣直而溫性優而毅貞可幹事善足救物外坦
蕩豪舉朗然不羈內敦敏純固忠而能力至若輕死重義貴
身賤名視錢帛如糞土戲公卿若草芥其於履危險臨大節
則氣冠賁育勁侔風霜未嘗以得喪夷險介於胸臆詩云昭
明有融高朗令終公實有焉謂宜荷天之休俾熾而大龍泉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八 藝文 上

未試隙駟先往天乎斯才而有斯壽今寵優八命澤及九原
已伸追遠之恩請遵易名之典寶應二年某月日故吏官某
謹狀上尚書省考功夫存以行觀其志歿以謚表其德則名
實不虧善惡知勸謹按故尚書祠部員外郎贈使持節陝州
諸軍事陝州刺史裴稹鼎鉉公族珪璋令名孝克負荷忠能
匡諫宏圖方壯利涉未息舟壑遽遷音徽已昧命官褒德合
荷寵章考行飾終敢徵前典謹上

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致仕上柱國中山郡開國
公食邑二千戶贈陝西大都督博陵崔公行狀

呂溫

曾祖諱承福皇朝大中大夫廣越二府都督祖諱先意皇朝
朝議大夫鄧州刺史父諱蠟皇朝朝議大夫鄭州長史贈左

散騎常侍狀斧藻天理立爲人極敬終端本彼所以將就誠明褒歿勸存此所以砥礪名教然而以道行已晦而彌光大君子之行也以法考行直而無黨賢有司之職也且曰獻狀則唯所知公清莊而和博厚而敏岐嶷而夙茂羈紳而老成性約情充靜專動直出入孝悌周旋忠信始以明經上第調佐夏陽次以詞麗甲科超尉王屋事迫於官而舉言迫於事而揚欲藏智而蒙潛求求不近名而聲華見逼故相左僕射張公時尹洛京首得才實泊鎮荆蜀致於幕庭再兼理官專領記室健筆良畫二邦有聞旋邁內艱毀瘠僅立善居得禮族黨稱之免喪之歲天子南狩太尉西平王大舍兵車將圖匡復公首膺軍命瘡發義心琴未成聲履及於路感激而將星芒怒謀謨而兵校廓清翠華既還優典斯及拜殿中侍御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八 藝文

三

史時有寵臣爲京兆者政以暴聞吏有冤弊公表陳枉直伏閣待旦言忠主悟事寢風生以繩違稱職轉侍御史以求瘼慎選爲華原令大兵之後旱歲爲虐公勞徠不倦弛張以宜復流庸於澗屋闢曠土爲多稼俄改欽州刺史地維斷路號爲難理下車而簡其約束葺月而明其信誓然後破散窮聚剪鋤山寨既去害羣之奸遂寧挺險之俗徵拜長安縣令威聲先路不肅而理鐙刃餘地所發皆虛擢同州刺史國歎於豐量賑爲耀號里舍者三百所而凶年備矣戒以暴骸論之速朽成薄葬者九百家而奢俗懲矣都人有豪奪鄉悖陰持吏失朋構訟獄累政忠之公斷以尋斧破其囊囊人樂其殺而法制行焉郡城自禦寇之餘復墮殆盡朝貢所經夷夏何仰公悅使襁負大輿版築下不知役而扁固立焉其餘則去

思有碑詳在篆述可覆視也朝議陟明遷於陝服封介晉楚奇分函洛而戒備不修兵庫虛閉公乃鳩工以利器閱實以練卒金革中度義勇知方而有淮西之役晨令暮具凜然而可觀矣河出城下造舟爲梁經費傭工敗決相繼公乃沉石而雙固中泄省艦而三分巨渠水與意會勢若天成既而有奔濤之沴智勝功顯終然而無害矣其餘則三降璽書就加爵秩是明徵也移疾入觀貳職冬官歸載不過琴書留府盈乎粟帛豐公約私於是乎在至既陳乞以尚書致仕室不交要路之賓口不言當代之事就陰委順談者多之公日解巾至於徽樂思不踰矩動無越思以忠正爲仕模以勤儉爲家訓身居侯邸清節如初男降王姬素風愈厲羈孤聚室人各忘其亡布褐分庭士不知其貴體溫柔而事至能斷性坦易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八 藝文

古

而物莫能窺當官不務於名聲所去必遺其功利吐謠尚在時論可徵已踰書葬之期請舉易名之典謹狀尚書考功夫立身之道始於君親中於其人終於其身若府君者居喪有問臨難有功善其始也勤於官業惠於鰥寡敬其中也家事以理年至而退謹其終也率是三慈光於前訓以咨謚法無愧始終謹狀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汴州刺史充宣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度

支營田汴宋毫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

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晉行狀 韓愈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

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間召見拜秘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魚袋累昇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爲侍御史入尚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迴紇立可敦詔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迴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假迴紇之力焉約我爲市馬馬旣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爾賜不旣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八

藝文

五

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旣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於大國自迴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迴紇之事遷秘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卽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於上所又拜國子監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迴紇師助亂人心大恐公旣出至恒州卽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加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

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之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旣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掩焉如公則誰敢讒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於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臨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明年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八

藝文

六

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尚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已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之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已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職在庭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賈餗攝中書令當傳詔詞疾作不能事凡將大臣朝會當事者旣受命皆先日習儀於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遽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

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已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遷上語問日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入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度支營田汴宋毫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歷來多兵事劉元佐益其師至十萬人元佐死子士寧代之敗逆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敗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迺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八

藝文

七

命遂行劉宗經希聖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園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與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鄆三軍緣道謹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元佐死吳湊代之及鞏亂歸仕寧萬榮皆自爲之而後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太和初元佐遇軍士厚士寧懼不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於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八

藝文

八

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時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修人變化嘉木生白鵲集蒼鳥來巢嘉瓜同蒂聯寶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咸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於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於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吊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歛既歛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爲知人

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其郭聞道謹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其誰與安始公爲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譏笑好惡無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爲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爲上柱國爵累升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公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爲秘書著作爲秘書省秘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澥爲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謹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

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

伯柳公行狀

柳宗元

曾祖善才皇荆王侍讀祖尚素皇潤州曲河縣令父慶休皇
渤海郡渤海縣丞贈蔡州刺史工部尚書汝州梁縣梁城鄉
思義里柳渾年七十四狀公字惟深其先河東人晉永嘉年
有濟南太守卓者去其土代仕江左公實後之柳氏自黃帝
后稷降於周魯以字命族因地受氏載在左氏內外傳及太
史公書自卓至公凡十有一代爲士林盛族著於南朝五代
史及柳氏家謀惟公質貌魁傑度量宏大宏和博達而遇節
必立恢曠放弛而應機能斷其居室奉養撫字之誠儀於宗
戚而內行著其蒞政柔仁端直之德洽於府寺而外美彰凡
爲學畧章句之煩亂採摭與旨以知道爲宗凡爲文去藻飾
之華靡汪洋自肆以適已爲用故自始學以至於大成就嗜

山南通志

卷一百八十八

藝文

五

文集江意鑽礪倦不知遊息威不待夏楚儒言經旨夙有聞
知年十餘歲有稱神巫來告曰若相法當天且賤幸而爲釋
可以緩而死耳位祿非若事也公諸父素加撫愛尤所信異
遽命奪去其業從巫之言也公不然之且曰夫性命之理聖
人所罕言指紳者所不道巫何爲而能言之耶且令從之而
生去聖人之教而爲異術不若速死之爲愈也於是爲學甚
篤其在童幼固不惑於怪譎矣開元中舉汝州進士計偕自
數公爲冠禮部侍郎常陟異而目之一舉上第調授宋州
父尉操斷舉措通乎細大絮廉檢守形於造次加雲騎尉秩
滿江南西道連帥聞其名辟至公府以信州都邑人惟凶害
靡弊殘耗假守永豐令公於是用重典以滅奸暴鋪太和以
惠鰥寡除物害消去人隱吏無招權乾沒之患政無犯令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八

藝文

三

龍茸之蠹宰制聽斷漸於無訟耕夫復於疆封商旅交於關
市旣庶而富廉耻興焉旣富而教庠塾立焉里閭大變克有
能稱遂表爲洪州豐城令到職如永豐之政而仁厚加焉授
衢州司馬大器宏者恥効以圭撮之任足逸者難局以尋常
之地公遂減跡藏用遁隱於武寧山羣公交書諸侯走幣皆
謝絕不就方將寃賢人之業窮君子之儒味道腴以代膏粱
重德耀而輕級冕遺榮養素淡如也廼朝右籍甚有聲徵拜
御史公曰君命也安敢逃乎卽日裝束上道公常好大體不
爲細故家之迫速非其志也以疾辭授右補闕不隱忠以固
位不形直以干名除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赴江西與租庸
使議復榷鐵及常平倉便宜制置得以專任和鈞關石之緒
出納平準之宜國利人逸得其要術遷侍御史充江南西道
都團練判官時屬支郡不知連帥之職公請出巡盡征之地
大詰奸謬所至風動其有非常之政裕於人者必舉其課績
歸之使府又以文采慙歌咏之俾其風語誦聲聞於他部
達於京師而後已改祠部員外郎轉司勳郎中餘如故就拜
袁州刺史公於是酌古良牧之政宜於今者宗而奉之考諸
理國之說稱於人者承而守之均利器用以致其富昭明物
則以教之禮示優裕之德以周惠利緩九賦推廣厚之心以
固和慈保萬人明其制量臨長羣吏示之法禁考中備敗無
不得其極理行高第朝廷休之召拜諫議大夫充浙江東西
道黜陟使將舉其能政端於外邦也公則脩虞書之考績舉
漢代之課第處事詳諦無依違故縱之敗奉法端審無隱忌
峭刻之文時分部所繫於公九重陵江並海竟吳越之域皆

所蒞焉復命稱職加朝散大夫又拜左庶子集賢殿學士奉
朝儲后脩其宮政統理文籍紀於祕府尚書左丞直而多容
簡而有制去苛削之文而吏皆率法務宏大之道而政不失
中加銀青光祿大夫遷爲右散騎常侍涇卒之亂公以變起
卒遽盡室奔匿於終南山賊徒訪公所在迫以相印旣及公
而問焉公變名氏以給之捐家屬以委之賊遂執公愛子榜
筆訊問折其右肱而公不之顧卽步入窮谷披草徑踰秦嶺
由褒駱朝於行宮上嘉其誠節不時召見公頓首流涕累陳
計盜賊平策勲賜輕車都尉封宜城縣開國伯拜尚書兵部
侍郎初公名載字元輿至是奏請改命以滌僞署之汙是歲
盜據淮潁方議討戮宰相以大理評事李元平者有名以爲
才堪攘寇拜爲汝州羣臣望聲狗利者皆曰德舉公獨慷慨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八

藝文

主

言於朝曰是夫喋喋街玉而賈名者也王衍誤天下殷浩敗
中軍華而不實異代同德往且見獲何寇之攘時人不之信
也未幾盜襲汝州以元平歸凡百莫不嗟服焉俄以本官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登庸翊聖匡弼大政造膝盡規諫之志當
事無矜大之容援下情於上以酌天心順嘉譽於外用彰君
德故績用茂著而人罕知之然其彰布於外敷聞在下者十
有一二焉貞元初上以旬服長人天下根本於是親擇郎吏
分宰於京師外部未幾而人謠太和擊壤之頌歸於帝力上
召丞相告之左僕射平章事張延賞扑蹠稱慶公俯伏不賀
且曰旬服之政固宜慎重然則此屑屑者特京兆尹之職耳
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還京兆以承大化京兆當求
令長以親細事夫然後宜捨此而致理可謂愛人矣然非王

政之大倫也不知所賀上深然之漢惠悅曹參之奏絳侯懸
曲逆之對考之前志我無負焉旣而西戎乘間入邑詐以請
盟侍中北平王璲建議許之自公卿以下莫有異慮公獨陳
謀獻盡言戎之詐固不可許竟留中不下而前議遂行於是
冊命上將蒞盟諸戎果縱兵逼好大毆掠而去上召對前殿
嘉嘆者久之時諫臣有廷爭陷於訕上者上未之善也公從
容候間陳古以諷所以示寬裕之德招讜正之言詞旨切直
意氣懇懇動合聖謨卒見納用無何工人有以埋乘輿服器
得罪於左右者有司以盜易御物請論如法制初可之公不
奉詔因抗疏曰跡其罪狀未甚指明方春殺人恐傷和氣上
覽之大悅卽原其罪刑官慎恤之事正於邦典聖君含育之
德彰於天下論者難之時上相與光祿卿裴贄不協候公休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八

藝文

主

沐以御酒或闕陰請貶之制命旣行公堅執不下請訊支計
之吏校其供入之實原本定罪窮理辯刑而贖竟獲宥克復
本職自志貞有羈勒之勤獻謀屢中上嘉其功効特寵異之
方議大用公以爲胥徒雜類出自微賤負乘致寇盜之招也
累疏以聞而止公竭誠盡忠憂勞庶務有老忘之疾懇迫陳
讓除右散騎常侍罷知政事貞元五年二月五日薨於昌化
里終於散地故褒贈不及惟公致君之志孜孜焉不有怠也
立誠之節侃侃焉無所屈也故處心積慮博塞之道表於朝
端弼違釋回樸忠之誠沃於帝念內有敢言之勇進當不諱
之明用能直道自達而無罪悔者也公累更重任祿秩之厚
布於宗姻無一廛之上以處其子孫無一畝之宮以聚其族
屬待祿而飽傭室而安終身坦蕩而細故不入其達生知足

落落如此夫其孝恭慈仁義行也拊循至理能政也直廉潔靜儉德也拒疑獨斷明識也冒危以扞牧圉大節也犯顏以陳計謨至忠也有一於此尚宜旌褒矧茲備體烏可以已固當飾以榮號章示後來而故吏遺孤淪寓遐壤久稽尋典罪在宗屬敢用評陶舊行敷贊遺風若乃揚孔氏褒貶之文舉周公懲勸之法徵於誅謚則有司存謹狀

收河中請罷兵狀

陸贄

昨日欽淑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懷光收河巾事狀兼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淑奏來者克梗殲馘關畿廓清實聖謀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祚應須處置大畧已附欽淑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薦其固陋願陛下少留察焉臣聞禍或生福福亦生禍喪有得之理得有喪之端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八

藝文

三

故晉勝鄆陵范燧死吳越勁越夫差敗殃是知禍福不可以屢缺微幸不可以常觀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諛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克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效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迴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啓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為憂而未敢以獲福為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隘于含容或以並勝而輕於戰伐故交章之討涇上瘡痍未平崇義之征漢南芟夷繼起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焉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幸無辜莫敢自保是以抱舉反側者懼鉞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慮猜譖之交及遂乃蜂結以拒討狼顧以

背恩彌兩河而亘淮夷盡三輔而盜京邑鑾輅為之再駕行

宮至於合闕於時海內大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於寸晷王

威不出于一城邦國之杌隳艱屯綿綿聯聯若苞桑綴旒辛

而不絕者屢矣勢之危窮實足寒心非有曩時熊羆習之

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劍戟之利帑藏財賦之殷其所以施

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微哉然而陛下懷

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顯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

斂之勦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眾率心之稔惡知悉黎

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埋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更始所在

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流涕雖或克獲匪人亦必為之歔歔誠

之動物乃至於斯懷梟鳴以好音消殺沴為和氣由是姦回

易慮黎獻歸心假王叛渙之夫削偽號以請罪觀舉首竄之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八

藝文

書

將一純誠以效勤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室家屯戢爭者冀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重需君臣已絕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亡又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畧而未俞也請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齊齊同惡相煽擁戈據土易化不庭陛下耻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靡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陽河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於北命永平怵宋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伐於南罄國家庫帑以贍軍悉公私廩牧以張武算歛周於萬類征徭被於八荒勞已甚矣威亦甚矣既而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瘳而邦本已殆覆矣泊涇

卒倡亂此戎構災豺狼整居於禁闥狴狴擇肉於馳道河朔問罪之衆布路而歸宗郊仗順之師寸壘不暇於斯之亂海內沸騰儻有問鼎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爲旣而悅納之僭威自歛縮內無非望之議外無軟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制書復爵曾不帶芥望風歛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死之流戀土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以百姓之心爲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固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八

書

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兼得矣聖王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則國家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偏強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脩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唯千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旣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曝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鉅鋒叛者不賓則致命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轡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氓以困於紆軸而思變士卒以憚于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閭閻惟殃一境不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八

書

率普天致擾兵革禍結繼起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矣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爲明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之至此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則亦途歸於同報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東北葉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今逆泚誘姦乘釁而動所脩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於都輦蕭牆之戒不其信歟世典垂訓旣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敎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衆愿以咎已布明信以示人旣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有約之以省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汚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而易辭且修臣禮其於深心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辭者蓋爲河中之地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剪除之爾今若收轡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克必將誑脇其同惡之徒問說于新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言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爲之動心歟心旣動則盈其喪身復族之憂憂旣盈則慮以唇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憫愛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齊魯固當響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

初當羣孽息肩之後迭來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
殺之乃寇患斯甚臣愚竊以為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
之若有其方悔之可也如其未有願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圖
終必在慎始禍機一發難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
宜惟望主省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
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
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
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
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為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
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下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畜
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暴不明斯術
之要莫之得焉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此之偷居上國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八

藝文

七

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末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愚警心之日
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
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染汚之
黨悉無所問赦准右僭逆之罪咸與惟新蠲貸疲疇休罷戰
士特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不大君舍垢之德以布仁俾萬
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畏如神
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懷懼者必將曰准右僭逆
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脇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染
汚之黨且宥矣吾屬何疚焉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
有戰勝之師抑而不騁信乎其能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
將曰吾君有戰勝嫉亂之憤忍而不憾信乎其恤隱矣天下
之心若此而禍亂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

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
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
能不自視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內則無辭以
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雖欲
陸梁勢必不致陛下但勅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算窮是
乃狴牢之虞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
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
歟今若不顧機宜復興戎役漬威而殘惠舍易而卽難是棄
明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
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慎之
區區上干憂惜在此儻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其招
諭之辭詳陳備禦之畫伏俟宣許方敢以聞謹奏

山西通志

卷一百八十八

藝文

夫

奏太原府資望及官吏選數狀

令狐楚

右臣得司錄參軍李旦等狀稱前件府名三都望同兩府吏
曹近日稍易舊規格限之中增加選數特乞奉聞者謹檢開
元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勅置北都府縣資望並準京兆府
河南府中間吏曹曾有降下前使王紹薛兼訓馬燧李說并
有舉奏尋蒙復舊今準三月十五日勅停減諸州府雙曹司
錄判司及甲曹參軍特蒙勅旨京兆河南太原三府不在減
限伏以太原府龍興盛業天啓雄藩有義旗起建之堂為仙
駕留遊之地官標留守驛署都亭典章甚明制度咸在數年
來吏部選格不同京兆河南兩府官資稍下選數則深揆吏
請臣懇有披訴儻伺從權之義恐乖仍舊之規伏乞聖慈特
勅吏部準元勅與京兆河南一例處分